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感四

經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sub>臣</sub>慈問上進

黃德用請普說師云邵武高士黃端夫信向  
佛乘知有此事捐家財起菴一所以園悟揭  
名屢有書來乞分楊歧一枝佛法去彼爲衆  
生作大利益雲門不敢容易諾之又託吳元  
昭學上再三懇禱亦未敢輕許不幸端夫忽  
爾化去聞啓手足時呼其二子再三囑之曰  
若爲吾於雲門請得一本分住菴人則死無  
遺恨矣言訖長往二子不忘遺訓求元昭學

士撰疏遣專使請彌光禪人作菴主見其至  
誠遂令應命今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  
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  
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  
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  
說奇特遂旋捏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參禪  
者既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  
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  
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  
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即

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  
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佗  
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答問入室即時將渠  
悟入處只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  
豁達空機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  
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虛曰於身無所取於修  
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  
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  
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  
來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

是無爲是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  
爲非想爲是行爲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  
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  
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  
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  
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  
底四  
緣妄生穿鑿或者以無言無說良久默然爲  
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  
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  
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

可及歟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卧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了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間佗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

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主宰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詰只黏定學

盛四

三

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聰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吉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

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答和尚如何是佛  
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  
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  
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  
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  
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  
是犧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  
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  
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  
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鏑

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犧牛又自代  
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佞性問  
牯牛犧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剝佛眼  
也覩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鏑  
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  
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  
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  
不合以內外答作若以內外答則法有少剝  
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  
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

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箇麼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瞪却眼如小兒患天吊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瞪眉努眼處領略更錯第四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即大瞪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柏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遇得一箇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

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漆得箇瞳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已鼻莫謗佗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即大瞪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得主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即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

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  
勢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  
不可瞠眉勢眼時便有禪不瞠眉勢眼時便  
無禪也感四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  
禪也或者見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  
五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  
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  
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  
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壇  
亦謂之建立寶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

凡有問答一一據實祇對平常無窮天是天  
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  
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真淨和尚云莫  
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事毒者却  
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  
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  
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  
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  
量云這僧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

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  
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  
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  
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  
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這一轉  
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

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祗  
對和尚將箇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  
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  
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會  
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連得一言半句孤

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  
唐  
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  
含了却吐與別人直是巨耐元昭初見如此  
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  
來室中只問渠箇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

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編  
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  
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  
方散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  
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  
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  
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蓦  
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  
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  
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

葛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領還了  
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  
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  
尚所說大眾且道說箇甚麼喫疑殺天下人  
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  
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箇不  
底說道理如檀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  
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  
門云乾屎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  
得云道在屎溺道在梯稗道在瓦礫即色明

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話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箇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廓彊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

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纏羊過後絕追寻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弦彈一曲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

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踈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這一撋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箇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屎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鉗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印  
心即佛詰皆可如此說得也既不可如此須  
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  
卷四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  
山僧如此至誠卷四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  
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屎橛亦只要  
得渠卒地折曝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糲  
菴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  
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却

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  
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  
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  
道不是這箇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  
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  
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  
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十箇有五雙眼皺痏地縱有作聰  
明星見解者盡力道得箇領字或來手中奪  
却竹篦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

無一箇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

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  
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  
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

第四

九

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蓋黃

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九往彼住菴亦  
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  
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昭既然  
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  
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招禪牀

下座

秦國太夫人請普說僧問圓覺經道譬如清  
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色未現時珠在甚麼  
處師云圓覺經何曾恁麼道進云未審作麼  
生會師云圓覺經不曾恁麼道更會甚麼進  
云畢竟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問胡張三黑  
李四即不問嘉州大像鼻孔長多少師云長  
二百來丈進云得恁麼郎當師云你川僧自  
合知進云爲甚麼被陝府鐵牛吞却師云誰  
恁麼道進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

有餘師云你試向不高不低處道看進云險  
師云這箇猶是高低處底進云有意氣時添  
意氣師云草賊大敗乃云今日是秦國太夫  
人計氏法真慶誕之辰謹施淨財遠詣當山  
修設清淨禪衆香齋仍命山野陞于此座爲  
衆普說舉揚般若所願進道無魔色身安樂  
此是秦國太夫人意旨這婆子平生行履處  
川僧無有不知者唯魯子僧未知今日因齋  
慶讚舉似大衆見說這婆子三十左右歲時  
先太師捐館微猷與相公尚幼卓卓立身稟

然有不可犯之色東隣西舍望風知畏極力  
教二子讀書處事極有家法尋常微猷與相  
公左右侍奉不教坐亦不敢坐其嚴毅如此  
相公常說今日做官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  
致所得俸資除逐日家常米飯外老母盡將  
布施齋僧用祝吾君之壽常有無功受祿之  
慘聞先師歸蜀受渠供養不少只是未知參  
成四  
禪微猷與相公却於先師處各有發明向謙  
禪在佗家微猷與相公親向謙道老母修行  
四十年只次這一著公久侍徑山和尚多所

聞見且留公早晚相伴說話蓋某兄弟子母分上難爲開口見說每日與謙相聚只一味激揚此事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云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句舉起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每常愛看經禮佛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輟去看經禮佛誦咒之類且息心參究莫使工夫間斷若一向執著看經禮佛希求

功德便是障道候一念相應了依舊看經禮佛乃至一香一華一瞻一禮種種作用皆無虛棄盡是佛之妙用亦是把本修行但相聽信決不相誤渠聞謙言便一時放下專只是坐禪看狗子無佛性話聞去冬忽一夜睡

底四

十一

中驚覺乘興起來坐禪舉話驀然有箇歡喜處近日謙歸秦國有親書并作數頌來呈山僧其間一頌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山僧常常爲兄弟說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

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  
今秦國此頌乃暗合孫吳你看他是箇文流  
究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之事謙禪昨日  
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  
衆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  
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腳痛又不曾患耳  
聾又不曾患眼睛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  
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  
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  
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

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甚麼  
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  
屎概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  
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  
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遮箇  
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  
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  
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  
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  
答曰舍利弗汝旣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

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女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夫參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

惑四

十三

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盜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糞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也覩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遮裏若識得南泉

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既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覬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歿死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

底四

一時紓曲了且那箇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這箇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

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莊徒傾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箇話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覩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咬

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鴻山  
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鶴  
王擇乳素非鴨類鴻山云此實難辨只如鴻  
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  
是箇人始得既不會這箇便將庭前柏樹子  
麻三斤乾屎橛鋸解秤鉢之類盡爲糟粕既  
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真法  
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  
箇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覲井山云道則大殺

道只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  
覲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覲井是有迹如井覲  
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  
且不是這箇道理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南  
嶽和尚道壁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  
威四

十四

牛即是馬祖聞舉忽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  
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  
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  
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  
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

和尚知其不凡故將甄去他菴前磨祖云和尚磨甄作甚麼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甄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甄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即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佗時節已至即向佗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佗家計

却更要佗納物事教佗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箇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第十五

樣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箇消息來遂囑一僧云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少鹽薺師召大眾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箇便會得臺山路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驕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

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云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驕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恩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

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箇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須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詰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黠過冷地臥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

感四

十六

漢曾有箇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累然擔版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版海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喫便回爲甚不成擔版這兩箇老漢可與

睦州把手共行若是箇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逸既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詰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

不是驅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這裏豈容貪眼  
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爲  
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圓明菩薩爲甚麼出得  
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  
沒交涉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雪峯道望州

成四

十七

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  
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  
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  
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  
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哭

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  
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  
麼生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  
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者麼豈不見保福問

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  
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  
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  
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  
明爲你說了也既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玄沙

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  
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鎧暨拂佗又不見患聾  
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  
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  
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  
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  
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  
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  
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  
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

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佗道咬人屎橛不是好  
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香嚴  
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  
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  
又喪身失命唐因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  
十昔年曾請益一箇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  
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  
枝勢搖手擺脚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  
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這般去就其  
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

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箇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踢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箇虎頭上座領得者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刑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

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箇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十九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

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  
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生參學事畢既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鴻山五峯雲巖云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鴻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所額望沒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贊呌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

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閻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劔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

瞎漢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  
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  
榦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  
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  
佗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蹋船舷好與三十  
成四  
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劙所以雪  
寶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  
漢且喜沒交涉禪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  
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註將  
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註得一時有下落

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面向你道  
遮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  
徑路上裁荆棘掘屎窖或若有箇衲僧出來  
道和尚現在這裏裁荆棘掘屎窖也不是却  
作麼生祗對山僧有箇推托處且如何推托  
聽取一偈女流中有大丈夫示現其身化其  
類以戒定慧解脫法攝彼貪欲瞋恚癡雖處  
於中作佛事如風行空無所依過去未來及  
現在塵沙諸佛及菩薩異口同音發是言善  
哉奇特世希有心源清淨無憂喜不作無喜

無憂想逢場作戲隨世緣而於世緣無所著  
六月火雲燒碧空雷聲忽震三千界銷除熱  
惱獲清涼是彼丈夫誕時節我說此偈助光明普施法界諸女人喝一喝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卷四

十一

音釋

枯	公	戶	疾	二	鋒	鉹	鋒數容切	瞠	丑	庚連
	切		疾	二	鋒	鉹	鉹武方切	瞠	切	
略	丑	略	猝	子	律	曝	必角	禪	弟杜	矣切
	切		猝	子	律	曝	禪拜	禪	蒲	贊力
皺	皺	皺	皺	赤脂	都合	皮寬也	職	則	魚厥	切
	切		皺	赤脂	都合	皮寬也	職	則	魚厥	舷
屎	胡	田	屎	屎	詩止	切	也	也		
窖	也	也	窖	窖						